

·第一輯·

青年模範叢書

識青年
從軍之
先例



佐治編著

書叢範模年青

超 班

著 編 治 佐 周

行 印 社 版 出 年 青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 (一一三〇〇)

班超

定價國幣六五〇元

編著者 周 佐 治

發行者 青 年 出 版 社

印刷者 新 中 國 印 刷 廠

南京：中山路六〇六號

青年年模範叢書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 (一)張、蔣、蘇、武
- (二)衛、青、霍去病
- (三)馬援
- (四)班超
- (五)蔣、蔣、亮
- (六)李、世、民
- (七)岳飛
- (八)辛棄疾
- (九)光、十、成、功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 (一)陳洪東、史堅如
- (二)鄒、容
- (三)秋瑾
- (四)黃克強
- (五)陳、英、士
- (六)朱執信、廖正愷
- (七)蔡松坡
- (八)黃花岡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 (一)軍中忠勇故事集
- (二)軍中忠勇故事集
- (三)軍中忠勇故事集
- (四)軍中忠勇故事集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 (一)遠征軍在前線
- (二)遠征軍的青年年事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一、我國古以六藝施教，兼重文武，故歷代賢豪，在其青年時期，每當國家危難之際，莫能投筆從戎，奮起衛國，其可歌可泣之行爲，常能挽救一代之國運。迄乎近代，首倡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先知先烈，自

國父孫先生以次，亦皆發軔於青年時期，其愛國心之誠摯熱烈，行爲之義勇壯，更遠邁古昔。此次對倭抗戰，人無分男女，地無分南北，敵愾同仇，奮勇殺敵，在

主席蔣先生領導之下，寫出此忠勇光榮之一頁新史者，大多亦是

青年；此其所爲，蓋與先賢先烈如出一轍。此一貫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我中華民族之優良傳統，亦卽我中華民族賴以永存者也。爲此我青年見賢思齊之心，使踴躍參加當前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及今後復興建國之大業，以發揚此種優良傳統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今日切要之圖，此本叢書之所由編輯也。

二、基於上述之理由，本叢書計分四輯，共二十四冊，預定於三十四年一年內次第完成，其各輯書目分列如左：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 (一) 張壽、燕武 (二) 衛青、霍去病 (三) 馬 援
 (四) 班 超 (五) 諸 葛 亮 (六) 李 世 民

(七)岳 飛 (八)辛 棄 疾 (九)戚

(十)鄭 成 功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一)陸浩東、史堅如 (二)鄒 容 (三)秋

(四)黃 克 強 (五)陳 英 士 (六)朱執

(七)蔡 松 坡 (八)黃 花 岡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一)遠征軍在前線

(二)活躍的青年軍

三、本叢書所輯各書，其篇幅內容，力求均勻。但事實上，或以其人
事蹟甚多，雖經過揀擇，仍不免失之於繁；又或以留傳之史料本
來甚少，雖廣為搜集，仍不免失之於略。加以限於時間，成書倉
卒，魯魚亥豕，在所弗免。敬希讀者惠予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改
正，不勝企幸。

柳克述敬識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於陪都

班超

目次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志趣

一 導言	一
二 漠北的敵國	五
三 西域的重要性	一三
四 學術的家庭	一九
五 投筆從戎的經過	二七
六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三三
七 根據地的經營	四五
八 一以夷攻夷狄	五七
九 定遠功成及其歸去	七一

十 功業的評價……………七九

1. 智識青年從軍的楷模……………八〇

2. 孤軍奮鬥的勇士……………八二

3. 立功邊疆的典型人物……………八五

班超

一、道寸言

假若我們認爲以往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民族鬥爭史，那麼，許多披堅執銳，效命疆場的戰士，就是歷史的主人翁；假若我們認爲一個民族的發揚光大，總要經過千錘百鍊，艱辛奮鬥的過程，那麼，許多披荆斬棘，開疆拓宇，爲民族爭生存的勇士，才是民族的英雄。不過，話又說回來，假若這些歷史上的名人，沒有遭遇着可以展翼雲霄的大時代，那麼他們的一生還不是有如朝露，悄然而逝，又何能留名青史，讓我們後人發生無限的懷思和景仰呢！所以「般憂啓聖，多難興邦」這兩句話，就國家立場看來是踴躍奮發的興奮劑，就個人的立場說來，應該是鵬程萬里，建功立業的好時機，旁的時代不講，單就有漢一代而論，從開國起亘四百年，外患煎迫的時間最爲綿長，可是，漢代是我

民族輝煌燦爛的時代，也是武功彪炳震耀寰宇的時代，因為一方面有了不世出的霸主，同時也出了一批智勇的名將，這一批智勇的名將可以說都有偉大的懷抱，優異的才能的，他們認清了時代，抓住了時代，所以做出了震古榮今的豐功偉績，給民族披上了光榮的外衣，給後人添增無比的興奮和鼓勵！

本來，我國的古代是軍民不分，文武合一的，社會的禮讚是「威儀皇皇，佩劍鏘鏘」的君子；國家的需要是「止馬能殺賊，下馬草露布」的儒將，在這種傳統文化的陶鎔與社會習俗的鼓勵之下，無形中養成了很多的將才，遇着國家有了外侮陵夷的時候，他們就會挺身而出，以出死入生的精神，替國家立下千秋不朽的功勳，在史冊上留下無數可歌可泣的事蹟。因此，我們認為敵人強暴的侵略是不值得畏怯的，只要我中華民族的兒女們能够發揚傳統的精神，不放過時代，不辜負時代，效法先代賢豪的壯烈遺行，投下筆桿，拿起槍桿，萬衆一心，匯成一條鐵的巨流，那麼一定能够一瀉千里，達到還我河山光大民族的任務的。

漢代，我們最隆盛的漢代，不是一個很好的楷模嗎？我們看從西漢的初葉到東漢的中興，四圍隨時都有烽警，尤以漠北的匈奴，自身本已鼎盛，加上降服了西域諸國之後，在軍事上有了有力的策應，在財源上有了偌大的尼闐，無怪一時聲威躍起，給予漢族莫大的威脅了，可是，在這國家有事的時代，就產生了我們的民族英雄——班超。沒有他，西域不能平定，漢代的武功恐怕不能這樣的有聲有色，下面我們將談一談他的時代背景，以及他的生平和事業。



二、漠北的敵國

當漢高帝崛起布衣，領導羣雄，除掉了叱咤暗鳴，不可一世的項羽，代秦而主中原的時候，漠北之野也並轡而興的出現了一個勢均力敵的國家——匈奴，據史籍的考證，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苗裔，名叫淳維，殷代遷居於北邊，在周代叫着獫狁，開始與漢族發生了衝突，故詩經上詠及獫狁的地方頗多，如小雅采芣篇上有「靡室靡家，獫狁之故」，和「豈不日戒，獫狁孔棘」的警句，在小雅六篇月上也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被朔方」等，紀功的頌詞。不過，那時的匈奴尚未十分強大，並無正式的有系統的傳記。到了戰國時期，大概和漢族也常有衝突，故史記上曾說過：「冠帶戰國七，而三國（燕秦趙）邊於匈奴」，暗示着匈奴對於三國是有相當威脅的。秦始皇併吞六國，乘戰勝的餘威，派大將蒙恬出塞去征討，總算收穫了戰果，得地七百餘里，並修築了一條世界有名的萬里長城，做防守的藩籬。這個時候，匈奴的勢力相形見绌，

十多年都沒有南向和中國相干擾，秦朝亡了以後，楚漢相爭，干戈不息，邊防無形中鬆懈，更無暇去過問邊外的軍情。適巧那時的匈奴出現了一個雄猜險狠，弑父自立的冒頓單于，他將國內反對的勢力肅清了以後，就開始做着整軍經武的工作，他把「控弦之士三十萬」用鐵的紀律部勒起來，成爲能征慣戰的勁旅。於是，在東邊他滅了東胡（今瀋陽的西北），西邊擊走了月氏，（甘肅西邊的民族，嗣向西移，在葱嶺以西建立大月氏國，即現在俄屬的土耳其斯坦），南邊鯨吞了樓煩白羊（山西北部），將蒙恬所奪去的失地完全收復。在這種軍事情形順利發展之下，增強了他的自信，活躍了他的雄心，他舉首南望，看見錦繡的中原，正瀰漫着滿天的烽火，這豈不是逐鹿的好時機？他側首西顧，看見西域的小國們，都正在做着沈酣的好夢，這豈不是征服的好時候？果爾，在嗚嗚的胡笳聲以及蕭蕭的馬蹄聲裏，西域的諸國臣服了，中國的邊疆受侵蝕了。從這個時候起，漢族有了一個強盛的敵國，匈奴的自身也才有了連綿不絕的信史。

匈奴的強盛，既與漢朝的興起同時；因此有漢一代，他所給予漢族的麻煩最久，威

脅的時間最長，好像是在漢朝的運命上註定了有這麼一個強大的敵國來鞭策，來激勵，使舉國的人民不敢耽於安逸，必須自強不息似的。要不然，爲甚麼到了匈奴的勢力日暮途窮的時候，而漢朝的國運也就奄奄一息，難於挽回了呢？所以，古話說的：「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這句話，的確有不能磨滅的真理在，因爲一個民族也好比人的一生一樣，假若沒有新的刺激，新的希望，那裏絕不會發奮爲雄，朝夕惕勵的。我們只要看漢代許多名臣，莫不是處心衡慮的在探討，在研究對付匈奴的策略，譬如賈誼的陳政事疏中對於匈奴的侵迫，就列爲痛流涕者之一。崑錯的言兵事書中更切實的列舉中國與匈奴武裝的長處，加以比照，主張取其所長補我所短。至於慷慨陳詞，最足動人的要算揚雄的諫不許單于朝書，內中有幾句是：「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以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隨便舉幾個例子就可以看得出當時對於匈奴的重視，也可想見匈奴的威脅對於漢族的生存確有重大的影響。現在，我先將班超出生以

前，漢朝與匈奴的糾紛作一個簡略的史的敘述。

我們知道，大凡在同一的時代，以及相近的空間，出生了兩個心懷大志的人傑，那就絕對難於和平相處，而不以兵戎相見的。尤其是我國的古代，在中原已是進步到高度的農業社會時代，而邊徼的地方仍滯留於逐水草爲生的游牧時期，這些游牧民族，對於農業民族的侵襲，是史不分中外，地不論東西，差不多都是難於避免的。由此說來，冒頓——這匈奴的梟雄，對於中原的美麗河山，怎能够不覬覦，不垂涎呢！因此，在漢高帝卽位的第七年（西元前二〇〇年），匈奴就大舉兵圍攻馬邑（今山西朔縣西北），擄獲韓王信，引兵南踰句注（今山西雁門山），進攻太原，到了晉陽的地方。假若換了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創業的君主，在這半生戎馬之餘，正是需要好好的安樂休養。即使遣使求和，也或許派一員大員去防禦好了。但是，雄心勃勃的漢高帝，他想那戰無不勝的項羽，以及許許多多桀強的草澤英雄，都被一一的翦滅或降服了，還能懼怯這遠處荒漠的匈奴？於是，不辭勞苦的親自率領大軍去迎擊，那時正值風雪載途，士卒因嚴寒的

侵襲斷指裂膚的就不少，同時冒頓又使用引兵深入的詐謀，誘致漢高帝孤軍突入，與後面的隊伍失去了聯繫，結果被匈奴鐵騎三十萬圍於名叫白登的山上（在今山西陽高縣），情況非常的險惡與艱苦，我們由當時流行的一首歌謠中，可以想見。那首歌謠的原詞是：

「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

後來還是用計去運動冒頓的閼氏（卽皇后），才得突圍而出。經過這一次的慘敗，匈奴的勢燄更形熾熱，常常帶兵到代地（今山西代縣）來騷擾，漢高帝不得已才採用劉敬的和親政策，以宗室女名翁主的下嫁冒頓，每年並贈送絮綸酒食，約爲兄弟，邊患才稍爲戢止。

孝惠高后時，冒頓以爲中國主幼國弱，可以欺凌，竟寫了一封極褻瀆的信給高后，信中的文詞是：

「孤償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

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這種侮辱的文書，可以說在古今中外的外交文件中，很難找出足與比擬的一件來，我們也可想見當時漢朝的高后和臣僚們看見這封信是如何的髮指難忍！但是，平城的敗績，大家都慌惕在心，不願再以兵革相見，結果回復了一封極卑遜的信，信上說：

「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沒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輛，歸以奉常駕。」

文景之世，是漢朝鼎盛的時代，匈奴仍然到邊地抄掠，也沒有奮然出兵去征伐，還是採用忍辱含垢的和親政策，以求一時的苟安，一直到了雄才大略的孝武帝嗣立，才派大將衛青霍去病分道出擊匈奴，兩人均遠涉沙漠千百里，給匈奴予重大的打擊，由此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這算是西漢時期對匈奴的大勝利；但仍沒有獲得決定性的戰果。宣帝時，匈奴內部發生爭鬥，分爲南北二單于，南單于勢弱，率衆歸漢。北單于雖

曾一度爲患，終於爲漢將發西域兵襲殺。於是，總算有六十餘年匈奴再沒有與漢衝突。

王莽篡立，匈奴之禍又起，北邊又再被侵擾。光武中興，以國內兵革連年，不願意再與匈奴啓釁，因是匈奴又見驕橫，雖然南單于仍自願爲漢守邊，減少一部的邊患；但北匈奴的勢力日強，又成爲邊防上的一大威脅了。

由上面簡略的敘述，我們就可看見這漠北的敵國同漢朝是怎樣的糾纏不清。爲着漢族的生存，爲着滿雪前代的恥辱，還能够再事偷閒，又讓匈奴坐大嗎？這個時期幸而有英明有爲的明章二帝，和有志立功異域的英雄，規畫了偉大的戰略，按步的去實行，才給予匈奴一個致命的打擊。

1875

1875

三、西域的重要性

西域這兩個字最初見於史記，它的含義有廣狹兩種的解釋。廣義的解釋包括與漢通使各國，在葱嶺以內者約當現在新疆全部及甘肅、青海、西藏的邊界；在葱嶺以西者約當現在土耳其斯坦，阿富汗斯坦，俾路芝斯坦，小亞細亞直到地中海古羅馬帝國的屬地；狹義的解釋指臣服於漢之數十小國，約當現在的新疆全省及甘肅青海西藏的邊地；因為班超的事功大部限於狹義的西域，故本書是採取後者的解釋。西域的國家最初有三十六國，後來又漸漸的分化為五十餘國，整個的地形是東鄰漢，東北接匈奴，北連烏孫（在今伊犁的地方），南毗西羌（現在的西藏青海）；這些國家的經濟情形不完全相同，有的已進步到有城郭為定居的農業時代，有的還在過着以漁獵為生的游牧生活，因為種族的孱弱，獨立的時間較少，被外族侵佔的時間較多。

最初，西域諸國都是役屬於匈奴，由匈奴設立僮僕校尉來管領。漢武帝時開通西域

，設置使者校尉來管轄，宣帝時改名爲都護，元帝時又添設戊己二校尉專做屯田的工作。在這幾個時期，西域都是臣屬於中國的。到王莽篡位，招怨匈奴，西域諸國才伴同叛變，復受匈奴的節制。光武中興，西域因受匈奴的虐待，都願意仍歸屬漢朝；但當時的光武，以天下初定，正是休養生息的時期，不願再多生事端，沒有應允。結果還是爲匈奴所役使。在明帝初年匈奴脅同西域諸國寇擾中國邊境，以致沿邊許多郡縣有十六年城門晝閉，當時情勢的嚴重可以想見。

本來，西域諸國既沒有作亂的能力，也沒有侵略的野心的，就是偶爲邊患，都是幕後有人在牽綫，單是西域，我們可以斷言決無涉足中原的可能。但是，這塊在財源上，在軍事上有重要性的地方爲匈奴所掌握，那情形就不同了。我們只要看匈奴的歷史，大凡匈奴力量最大，聲勢最壯，能够南向中原大肆騷擾的時候，就是降服或奴役西域的時候，如冒頓單于的挫漢，老單于在明帝時的屢爲邊患，都是在臣服了西域諸國以後。因此，我們可以說，西域諸國的歸服與否，足以測量匈奴國運的盛衰。

。稱西域爲「匈奴右臂」的確是最恰當的形容詞，現在就經濟與軍事兩方面來觀察西域與匈奴的關係。

我們看史書的記載，匈奴對於西域，可以說盡了當時所能做到的經濟侵略的能事。一方面用聚斂的方法向西域的人民課征很重的租稅，重到甚麼程度？雖不得而知；但是西域諸國都深以爲苦，就可想見不輕了。同時另一方面利用了西域的許多水草肥美的地方來做自己的牧場，借此可以得着豐盛的生活資料。有了這兩種收入，這窮居荒漠的匈奴才能不在飢餓綫上掙扎，也才有了訓練隊伍，南向與中原興兵的餘暇。再就軍事方面來看，匈奴的本身人口並不十分衆多，那麼怎能與中國相抗衡呢？我們知道，當匈奴強力的時候，不過只有「控弦之士三十萬」，假若經過了戰鬥以後，這些兵員又從那裏來補充，不用說西域是一個主要的征兵所了，所以漢書上有冒頓兼併西域後將「諸引弓之民，合爲一家」的記述，足以證明匈奴的兵員是由西域來補充的。此外，在連接外援的一點看來，西域適當匈奴與西羌間的交通衝要，是交通使節互相助援必經的地方，假使這

條路斷絕，就等於去掉與國，削弱羽翼，那關係多麼的重大。我們看匈奴失去了西域以後曾經流行的一首歌謠：

「失我焉耆山，

使我婦女無顏色！

失我祁連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由這首歌謠可以體會得出匈奴惱傷悲憤的程度！

匈奴對於西域既是經濟上軍事上必爭之地，那麼，要想削弱匈奴，征服匈奴，就得將西域掌握過來。漢代從孝武帝開始就做着這樁工作，但僅做到與西域交通的初步工作，並沒有達到全部掌握的境地。宣帝元帝時代，雖設官分職的辦理這項工作，但因骨子裏實行的仍是一貫的羈縻政策，並沒沒有收到積極的效果。假若要做到使西域諸國都畏威懷德，能够指揮如意是頗不容易的一樁事。因爲，一方面西域是匈奴的生命綫，不肯

輕容易放棄；另一方面，西域的國家中萬一有了得力的領導者，就很容易將其他國家把持起來，不讓外來的勢力染指。由此說來，漢朝要想掌握西域，就得與匈奴爭西域，與西域爭西域，這是怎樣艱鉅的工作。

此外，西域的國家星棋羅布，各有各的國情與環境，加以地形方面南北有巍峨的大山（北為天山，南為新疆西藏間的山脈），中央有浩蕩的大河（今塔里木河），天然的將這些小國隔離起來，在南面比較有力的，有罽善國（原名樓蘭，在漢昭帝時傅介子奉使西域，刺殺了樓蘭王，改名鄯善，現新疆羅布泊東南），于闐國（今新疆于闐縣），莎車國（今新疆莎車縣）在北面比較有名的有車師國（後來分為車師前後王國在今新疆吐魯番及邊化縣地），疏勒國（今新疆省疏勒縣），尉頭國（今新疆烏什縣地），姑墨國（今新疆拜城縣地），龜茲國（今新疆省庫車縣），溫宿國（今新疆阿克蘇縣地），焉耆國（今新疆焉耆縣），尉犁國（今新疆尉犁縣），危須國（今新疆焉耆縣東北）等，這些小國各有各的風俗習慣，各有各的武力，在從前交通工具不發達，互相交往已非

常的困難，何況用兵。因此，我們可以說，西域這地方太重要了，但要掌握也太難了，由於工作的重要，環境的困難，也才顯得出這成功者——班超的偉大。

四、學術的家庭

舊式的心理學解釋人的行爲主要的是以本能論爲依歸，這就是說，一個人的事功之成就決定於他固有的與生俱來的本能，由本能的解釋就演申爲天才論，認爲一代偉人的成功主要是具有旁人不可企及的天才。但是，近代的心理學中又有行爲心理學派的崛起，他們否認本能否認天才，以爲人的行爲完全可由環境來解釋，換句話說，就是環境決定人生。我們將這兩種說法加以一番分析，並參證以往許多名人成功的史蹟，就發現了他們各有偏陂的地方，應該互相截長補短才能解釋一切人的行爲。歸納的說來，一個偉大的成功與失敗，半由於天才，半由於環境。所謂天才是應該包括他本身優越的稟賦以及發揮這種優越的稟賦之決心與毅力；所謂環境，是指家庭環境，社會環境以及時代環境而言，關於天才部份和社會環境時代環境可以由他的事功之成就的歷程中，察覺得出來，至於家庭環境，是一個人成功的搖籃，有待詳細的考證，這是我們記述一個偉人成

功史必經的階段。我國俗語：「將門出虎子」，就是很好的說明。

現在我們要認識班超一生偉大事功的成就，必然的要從分析他的家庭環境入手。

班超號仲升是扶風郡平陵縣（陝西省咸陽縣的西邊）人，他的曾祖名況，在漢武帝時做過越騎校尉，他的祖父名稚，在哀帝時，做過廣平太守。就家世說來，他可以算得仕宦之後。他的父親名彪，少年即以史學見聞於當世，光武帝慕才召見，就做了徐縣的縣令。兄名固精研漢史，當時也是因才起用，做過蘭台令史校書郎等官，他的妹名昭後來嫁與曹壽，也以文學出名，時人稱爲曹大家，班超所著的漢書就是由她來續成的。所以班超生長的家庭不僅是一個普通仕宦的家庭，而是一個瀾漫書香氣氛的學術家庭。同時，他的父兄並不是埋首讀經，食古不化的腐儒，而是通達時務，揚曉邊情的人才，尤其是對於匈奴的國情，都有過深刻的研究，現在我們引舉幾段史實來作證明：

當光武帝即位後不久，匈奴對於中國北邊的侵擾還是有加無已，不過那時候國內正值大兵之後，元氣大虧，實在不能再從事於征伐。因此，對於匈奴的交涉，着重於外交

技術的應用。後值匈奴內部又發生裂痕，日逐王比自立爲匈奴單于，援用元帝時呼韓邪故事，自稱呼韓邪，率衆降漢，漢朝將他們安置在西河美稷的地方（今鄂爾多斯右翼中旗），担任捍戍邊防的職務。北單于感受威脅，乃派使求和，漢朝以南單于新歸附，恐怕接受了會招致南單于的疑懼，未允許，但後來北匈奴又派使貢馬及表並乞和親。這很使當時的漢朝頗感應付爲難，因爲要是一再的拒絕，會不會使他惱羞成怒，發生不良的後果。同時，要是與他和親，是不是會使南單于生二心，在日進退兩難的時候，班彪就表現他卓越的才識。上了一篇切中事理的奏議並代擬了一封答復的文書，內容是：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求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

，令必有適。今立草稿並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迫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自相仇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邪附親，忠孝彌着，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携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邪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遭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繪五百匹，弓韃韞丸一矢四發，遣送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繪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瑟襍皆敗，願復裁，念單于國尙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

，琴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利所欲，遣驛以聞」

我們看他所代擬的這篇詔書，文用的典雅淵淳自不必說，而主要的是應付得體：第一首先標揚出漢朝的威德，穩住自身的立場；其次，表彰南匈奴的忠孝，以安呼韓邪的心；其三，說明以往的拒絕和親，是爲成全北單于的忠孝，並非有意爲難，現在既然誠心歸順，就用不着再和親；其四，他借貢物來指明北匈奴的國內虛耗，使適知道自審，並且有意不給以琴瑟，反而賜予良弓利劍，暗示漢朝的強大是不怕外敵來侵犯的。這封盡善盡美的文書，在漢朝這一方面，自然是被採用了，在北匈奴那一方面見了這封入情入理的信，也無疑地衷心折服，所以，一直到明帝嗣立，都是互通使節，慶弔不輟的維持許多年。就在這個時期，漢朝才能够好好的休養生息，後來的大破匈奴，揚威宇外，這未嘗不是一個因素。

至於班超之兄班固不僅是漢史的權威學者，並且也是通曉匈奴情形的外交人才，在他的一生中有兩樁事可以表現。一是在章帝時代，北單于又遣使貢獻禮物請求和親，當

時的廷臣，也還是墨守一貫的成見，以爲匈奴是一個奸詐無常的國家，不可相信；假若貿然的應允，必定失掉南匈奴親附的歡心，這種說法，假若是拿來對付天各一方痛癢不相關的國家，也未始不可；但用來應付壤地相接，屢代爲邊患的匈奴，頗不恰適，因爲匈奴既是漢代主要的敵國，彼此間的關係不外和戰兩條路，自恃兵力強盛，可以兵革相見，那就角力於疆場之上好了，假若認爲還有待於時機，那就應該相週旋於樽俎之間，斷無不求戰，不允和的道理，所以：班固就上了一篇奏議說：

「竊自惟思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庭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載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雖

析，名王來降。三方歸順，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露甘鳳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積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

他這篇奏議的主要意見在不應該「拒絕棄放，不與交接」一點，拿現代的術語來解釋，就是一個國家對付敵國固然是有各式各樣的外交政策，但是老玩斷絕外交關係這套把戲，是利少於害的。最後他才引中的說明通使的好處。就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來，他與他父親班彪所處的時代，又稍有不同，一個是處在光復之餘，正待假武修文來恢復元氣的時期，一個是適當國力已充正待揚威宇外的際會。故他們父子雖然是一貫的外交政策，但遭逢的時會不同。就事論事的來說，既然匈奴已經自願臣服，又何樂而不接受！因爲通使並不妨礙於以後的用兵，甚至可以說還有探悉匈奴虛實情形的好處；不通使並不

見得有利於以後的用兵，甚至可說有使匈奴戒備謹慎的壞處。所以，他的意見還是很值得採擇，同時，班固他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家，却也是一個能決策帷幄的參謀人才。我們看後來竇憲出征匈奴的時候，他就在軍中做中護軍的官參與機謀，造成匈奴大敗，幾乎全軍覆沒的戰果，並且還由他撰了一篇頌揚漢朝武功的文章，刻在燕然山（今外蒙杭愛山麓）的石頭上來作永久的紀念。

就上面的事例看來，班超的父兄不僅是研究漢史的專家，也是熟習邊情的外交人才，在這種家庭環境的孕育之下，一個普通的人也會受潛移默化的影響，何況「少有大志」而又「孝謹居家」的班超。所以，我們可以說，他一生輝煌的成就，固然一半是由於天才，可是另一半應該歸功於這學術的家庭。在後漢書上就說他「涉獵書傳」；在東觀記也說「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可見他在家庭生長，還沒有出外應世的時期，已經是學有根抵了。

五、投筆從戎的經過

班超的家世雖說是仕宦人家，但因清介自持的結果，是異常的清寒，譬如他的父親班彪就是「行不踰方，言不失正」的君子，自然不會亂取非份之財。所以，在班超的幼年時期，他就在家中不辭勤苦的做着粗重工作，這樣無形中鍛鍊的結果，身體當然很健壯，可以担任艱辛的任務。後來他能够與他的哥哥分道揚鏢，去立功絕域，這未始不是一個原因。

他父親死的時候，他弟兄都尚未成立，他哥哥班固在家裏孜孜不倦的編著他父親未完成的漢史，因為風聲所播遠近皆知，於是就被人在明帝那裏告發他私自改作國史。在從前君主專制時代，國史是由史官來纂述，老百姓是絕對不能寫作的，因為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來寫難免不無攻訐的詞句，這是有損於君主的威嚴的。因此班固就被逮捕送到京兆獄關起來了，家中的書也完全被查抄去，這給班家，好似一陣暴風雨的侵襲，平靜的

生活被毀滅了還不說，班固犯的事是會不會被冤曲的定罪呢！同時，那同郡的人蘇朗因爲畫了一張預言的圖表就被處死的前事，在班超的腦海中縈迴的牽繞着，使他對於他的哥哥的前途發生無限的恐怖。但是他相信，他堅決的相信班固是無罪的，爲了辯白這事的真相，爲了手足的情義，他下了最大的決心，去做當時的人都不敢輕易去做的犯闕上書，這在一件君如伴虎」的時代，一個大臣都不敢隨便上書解脫人的罪；因爲君主的喜怒既不可測，那上書的人也是生死不可測的。何況一個普通的小百姓，假若觸犯了君主的怨，豈不是火上加油，或許連自身也要受株連的。不過，班超不是這樣貪生怕死的人，明帝不是昏庸無道的君主；因此，班超竟蒙召見。由他口中敘述出班固著史的本意，請求審查所有的著作，結果，班固不惟是沒有定罪，反而得了蘭台令史的官。

因爲班固做了官應該在朝供職，班超就與他母親隨同到洛陽居住。但班固的俸祿是非常有限，而洛陽的生活又較高，這怎麼能維持一家的生活？於是班超不得不工作了，由於沒有機緣他只做了專門替公家抄寫文書的工作，換得些微的收入來奉養老母，我們

想以這樣一個生龍活虎般的英雄來做這樣枯燥機械般的工作，一定會感到十分的煩惱和不滿的。所以，後來他常常是手上執着筆在做抄寫的工作；但是腦筋裏想念的却是別的事情，最使他常常回憶着的，是他的家鄉平陵縣因為接近邊境若干年來受胡騎的威脅情形，由這一幕的導引，又使他不得不追想着漢朝以往受匈奴凌辱的歷史。於是，他熱血沸騰了，他的筆不自覺的擱下來了，他想爲了國恥鄉仇，爲了一顯自己的身手，實在要有一點積極性的工作，就是這樣常常在思慮，在打算，越更感覺到這抄寫工作的乏味。有一次他當着許多朋友面前竟將筆投在地上憤然的歎息道：「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他這出於本心的壯語，並沒有博得朋友們的同情，得到的只是哄然的訕笑。但是，他相信他總有這麼一天可以揚眉吐氣的；因爲他憧憬着的那些英雄，那一個是天生就成功的？還不是由奮鬥中得來的？只要跟着他們的足跡，自強不息的去努力，甚麼事不可以成功？所以，他的左右儘管是不相信的譏笑聲，使人多麼難堪！但他還是理直氣壯的說：「小子安知壯士志哉！」這是如

何的自信？何等的豪壯？他的事業的成功，可以說萌芽於此。

但是，壯志是有了，假若沒有遭逢着施展的大時代，那還是一籌莫展，因此，班超的儲書工作仍是在煩悶中繼續着，後來有一次明帝看見了班固，就聯想到他那英氣勃勃，伏闕上書的兄弟班超，很關心的問他現在那裏？班固答復他在做着替公家抄寫文書，博得些微的報酬來奉養老母。於是明帝又派班超做蘭台令史與他哥哥相同的官，這蘭台令史的職務是專司登記奏章及保管印信，工作也是相當的機械，與班超的志向和興趣還是不大投合，因此了做不多久，由於一個不經心誤了事，統被免官。但這一次短短的宦海浮沉並沒有削蝕了他的志氣，消沉他的雄心。因為筆硯的生活原非所願，換句話說：在他想來，有志氣的青年們，不一定個個都朝從政這條路上去找出路的。從軍這條路，不是更客易顯現好男兒的身手嗎？何況，當此強敵在側，邊警未息的時代，國家最迫切需要的是「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壯士。因此，他最初就並不以這次從政為榮，最後也不以這次的免官為恥，他仍然是期待着，期待着大時代的到來，那就是他一飛沖天的好機

果然的，他期待着了，在永平十六年（西元七十二年），明帝看見國家的元氣已漸次恢復，遂有繼承武帝揚威圍外的雄心，乃派奉車都尉竇固領兵去征伐匈奴，這個消息傳揚出來，班超高興得手舞足蹈，不用說，他自動的去請纓隨征了。竇固很同情他的志向，派他做假司馬帶領一技兵去攻取伊吾（今新疆哈密），和匈奴戰於蒲類海（今新疆巴爾威勒伯），匈奴大敗，斬獲很多，竇固非常欣賞他的才能，派他同從事郭恂去經營西域。這真是很奇怪的巧合，他在許多年前說過的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的話，到現在起碼有實現的機會與可能了。大家還能一味的譏笑他嗎？由此，我們可以說，凡是處在國家多難的大時代，青年們個個都能堅定志向，效法他這種投筆從戎的行爲，也一定能够如願以償的做出許多名標青史的大事業！我國古語說的：「有志者事竟成」，就是不折不扣的好說明。



六、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西域境內因有天山的聳峙，很自然的將裏面的國家加以南北的區分，從而由中國到西域，也有南北兩道的分歧，不過起點都是以玉門陽關爲鎖鑰。所謂南道是由鄯善國傍南山沿海西行到莎車爲止，若再向西行踰越葱嶺，就可到大月氏安息（今波斯地）等國。所謂北道是由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沿河西行至疏勒爲止，若再向西走越過葱嶺，就可到大宛（今俄屬費爾干）康居（今新疆北境俄領土）等國。最初，漢代對於西域僅能管轄南道，對於北道還是不能全部控制，到宣帝派鄭吉爲都護時始統率南北道。但就整個西域歸附中國的歷史看來，南道諸國賓服的時間總是較北道諸國爲多。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漢朝的經營西域多半從南道諸國着手；另一方面是南道的國家較少，易於成功。

南道的第一個國家名鄯善，地當要衝，爲中國到西域南道諸國必經之地，國內有一千五百七十戶，一萬四千口，兵二千九百十二人。在漢武帝時因過往的使節頻繁，苦於

以應，乃用兵攻擊，並暗作匈奴耳目。如有漢使經過，即暗通匈奴派兵半途邀殺，這種鼠兩端的辦法是這個國家的長技。所以，後來牠的國王被漢將任正文捕獲時亦自供，「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因此，漢朝與匈奴對於這個國家一直都在爭攘着，要由那一方面來切實握掌牠，控制牠，是頗不容易的一件事。反過來說，假若漢朝不能切實的掌握牠，控制牠，那麼不惟全部的西域不能夠征服，剪滅匈奴的勢力談不到，或許還要增加邊防的麻煩與不安，因為；第一他是南道的重要國家，與中國的邊疆最爲鄰近；其次牠與匈奴勾結有深長的歷史，不替匈奴作耳目，就同匈奴作爪牙；其三，牠地當交通樞紐，使別的國家雖欲投誠自效，均不可能，勢必都投入匈奴的營壘。由於上面的理由，故日光如炬的班超，他經營西域的第一步就是先從鄯善入手。

當班超和着從事郭恂帶着隨從的吏士三十六人初到鄯善國時，國王廣是必恭必敬的侍奉他們！可以說盡了款待上賓的能事，他的同事們都心滿意足的安心下來，以爲鄯善

侍奉他們呢！於是他們的緊張心情弛懈下來了，對於週遭的一切不再細心的體會和戒備了。但，班超不然，他是熟知善國的國情的，他想，善國素來就是順風倒旗的國家，沒有十分的威信是不能使她心悅誠服的；所以他還是沉靜而又細微的觀察着，不像他的同事們那樣樂觀粗心，果然，漸漸的感覺到國王對待他們的招待和禮節，一天一天淡漠下來，班超的心裏已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就向他的左右說：「寧覺廣禮意薄乎？」但他的從吏却漠然不以爲意的答道：這是胡人情意不長，並無他意。於是他才揭穿的說：「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觀未萌，況已着耶！」因此，他叫侍候的胡人來詐道：「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這突如其來，又恰中事實的追詢，使那侍候的胡人震駭得不知所措，就說出匈奴的使者已來三日，現在離城三十里的地方。這個推測既經證實，他就將那胡人禁閉起來，並趕快召集同來的吏士三十六人來集議——這是一個關係重大的集議，也是一個冒險犯難的集議，也即是今後能立功建業的集議。我們看他是在怎樣的利用時機，怎樣善於說詞，來激動，來說服這三十六條心，使他們都

能够將生死置之度外，去做那驚心動魄，九死一生的工作。

那三十六個隨從的吏士，因有他的召集都通通到齊了，靜靜的在候着有甚麼事件發生。但出乎意外的，班超是那樣的自在和高興，很熱情的和他們喝酒，大家見他這樣的有興趣，也就開懷放飲起來。等大家都到酒酣耳熱的時候，他突然的站起來，用非常激動的聲音說道：「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才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這批隨從吏士平時都是恬然自適的過着隨從使節的生活，從來沒有想到這種意外事變的發生。因此，都震愕着了，還能發表有效的主張嗎？同時，聽見他那高亢的聲調，見着他那有自信，有魄力的神色，大家心裏確認他一定有良好的辦法，於是不約而同的答道：「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一班超聽到他所預期待到，但又是必須他們說出的話，心想第一步的激動算成功了，接着就以更堅決的腔調說：「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

「他的吏士們萬想不到他會提出這樣一個既危險又關係重大的辦法，因此，遲遲疑疑的」道：「當與從事議之，」可是班超勃然變色了，他的盛怒使他的聲音更爲激動，更爲有力，他說：「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這時大家既被他的聲色所震攝，又被他的精神所感動，自然異口同聲的贊同了。

那天夜裏是一個星月無光的黑夜，天空中還括着颼颼的大風，班超帶着他的吏士三十六人悄悄地朝着城外走去，在快到匈奴使者的營地時，他才將工作分配下來：叫十個人拿着鼓藏於匈奴的營舍後面，看見火起卽鳴鼓大呼，其餘的人拿着兵器埋伏於大門的兩側聽候行動。工作確定，部署週全了。班超便順着風向放起火來，前後的鼓聲與人聲攪成一片，匈奴的使者及隨從們聽着震天的響聲，又看見漫天的大火，驚惶得不知所措。就在這個時候，班超首先沖進營去親手格殺了三人，他的吏士們殺了三十餘人，其餘的一百多人通通燒死在營裏面，這驚險的入虎穴的工作，由於他大無畏的勇氣與極聰明的智謀，便很順利的完成。

第二天他們去見郭恂，告以昨夜所做的事，郭恂萬料不到一夜之間他們就做下這樣一樁大事，所以初聽見時是非常的驚恐，和不高興，後來色氣漸漸的緩和下來，聰明的班超豈有不洞澈他的心事？爲着取信起見，他就將手舉起來說道：「椽（郭恂的尊稱）雖不行，班超何必獨擅之乎？」郭恂看見他這樣坦白的態度，聽着他這樣不獨自居功的話，心裏自然高興；於是由班超召鄯善廣王來，拿匈奴使者的頭給他看，當時這鄯善王是如何的驚駭還不說，他一國之內聽見了這消息，沒有不震怖，不敬服的，因爲，這心懷二志的鄯善國就有二千多名兵，匈奴的使節及扈從的兵士也有一百多人，但班超自己連着他的吏士僅僅才三十七人，以三十七人竟敢在二千多兵的國家中橫行無忌，將敵國的使節一百多人都殺盡，這是多麼可驚的奇蹟。

班超就在這一國之內大家惴惴不安的時候，明白昭告大漢的威德，並用善言好語安慰他們，這樣，鄯善國算是心悅誠服了。他的國王自動的願意將他的兒子送到中國爲侍子，以表示他的真心了。班超乃將原原本本的經過，報告竇固。竇固大喜並轉報漢廷請

嘉獎他的功績，並請另選使節到西域來接替，明帝看見這報捷的消息，非常贊賞班超的才能，因以詔書回復竇固道：

「更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

我們這早年立志卽願建功絕域的英雄，對於這新使命的到來，就有無限的知遇之感，自然很樂意的接受了，但是竇固很擔心他帶的兵太少，恐怕不足以壯聲威，想增加點人跟着他們。可是，班超他拒絕了，因爲他對於西域諸國的內幕早已深刻的研討過，他知道，這個時候不是用兵的時候，假若真個用兵，就得勞師動衆不是少數人所能做到的，同時以很多的大兵跋涉着遼遠的長途，這軍食是多麼的困難。一旦發生困窘，軍紀就不容易維持，那時西域的人民也就不勝他們的干擾，豈不重蹈匈奴苛征暴斂而使他們背叛的覆轍？因此，他對竇固說：「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他仍然只帶着三十六人去從事經營西域的工作，這是多麼的勇壯和自信！

班超在鄯善表演了一套入虎穴的精彩節目，還不算盡了他冒險的能力，所以他又在

南道的大國——于闐那裏再來一回入虎穴的連台戲。

于闐國在南道諸國中比較是地大人多的國家，她有三萬二千戶，八萬三千的人口，和着三萬多人的精兵。廣德王的時代是于闐國攻滅莎車維霸南道的時代，也正是班超去行使的時代。恰逢了這個時期，要想不用兵戎來降服，已不是輕易的工作，因為牠這麼多的精兵，和着剛剛戰勝他國的聲勢，無疑地牠是不肯隨便向漢使低頭的。何況，那時于闐正是與漢朝的敵國——匈奴極力交歡，接受匈奴使者監護牠的國政之時期。班超的來于闐，不懂是難於完成預期的任務，就是他的生命可說毫無保證。所以當他初到于闐的時候，國王廣德對他非常的簡慢，與到鄯善時受招待的情形完全相反。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的生命實在是岌岌可危。只要應付偶一不當，就沒有挽回的機會，因此班超就更加仔細的觀察着，提防着。不久，發生一種不利的消息了，就是這國家素來信奉的巫巫發話道：「現在天上的神發怒了，他怪我們爲甚麼要歸向漢朝，爲着免除降災害起見，趕快把漢使的那匹淺黑色馬拿來祭祀吧！——於是廣德王就派人到班超那裏去要馬，

這本來是借題發揮的第一步試探工作，假若班超應允的話，說不定第二次就會要求他的頭去敬神了，洞悉機微的班超那有不明瞭的道理，因此他在表面上是佯爲應許並回話叫神巫親自來取馬。果然神來巫了，班超就將他殺掉並將他的首級送給廣德王，還說得很多責備的話。他這一套大胆出人意外的把戲，又把廣德王嚇住了。本來當廣德王聽到班超在鄯善殺盡匈奴使者的作爲時，老早已是惴惴在心，後來班超到時，他想到于闐不是鄯善，班超又不是天人，難道還會再來一套入虎穴的玩意？因此他先喚使神巫發話要馬，以折辱漢使，設若成功，再進行第二步工作，殊不知班超又來了一套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得舊怨與新懼一齊湧現到眼前，他還能不惶悚，不屈服嗎？於是，他趕快的就攻殺了匈奴的使者，以表明了他降服的心跡，就在這樣的一舉手之間將這威震南道的于闐國戡定了。

就上面的兩段史實看來，班超的成功完全是從驚濤駭浪中得來的，若不是大智大勇的人絕對不能做，也可以說不敢做，由於他的能做與敢做，所以就成了功，由於他的成

了功，在軍事上說，打通了中國到西域南道的交通，斷絕了匈奴一部份的外援；在精神的影響方面說，他樹立了傳播遠近的威名，後來事業的成就上得到無形的莫大的幫助。因此，我們可以演繹的說：大凡一個人的事業能否成功，主要在發軔之初是不是有排除萬難的勇氣與辦法，固然，「萬事起頭難」，但能否克服這起頭難，就是普通人與天才的分野，也就是任何一個人一生的事業之測驗器。總之，在這事業的開端能够不怕困難，不辭勞苦的多投下一番心思與氣力，對於今後事業的進展上必定能够獲得不止倍蓰的利益，我們看班超今後成功的歷程中固然還有不少的阻力與障礙，他都一一的解除了，可是我們能否認這最初的精彩事蹟以及伴隨而來的聲譽沒有相當的助力和影響嗎？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也曾說過：一聲譽是一件炫耀的事物，它的性質可從幾方面來說明：它能使得人們在行動時獲得巨大的助力；它能於實際行動中發生效力。……它能使已成的功績與將來的事業連繫起來，亦即能加強個人的自信心以及羣衆的自信心……一由此說來，這傳揚的聲譽對於班超的事業無形中成爲一條有力的支柱。因爲

西域的人可以由震懾而進於佩服，同時在他自己的內心裏自然更增加了無窮的熱力與自信，這也是一個人成功的主要條件。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100

100

七、根據地的經營

鄯善與于闐的歸順可以說開通了漢朝與西域交通的孔道，但這不過是有了經營西域的初步條件，要說平定整個的西域，那還有待於不斷的努力。至少在軍事上要先取得一個主要的根據地，有了這根據地或攻或守才有辦法。我們就整個的西域形勢來看，疏勒國居西域的中心，當四面大國的衝要，實在是漢朝經營西域的理想根據地。因此班超在平定了鄯善與于闐以後就從事於經營根據地的工作，可是這一項工作從開始起到完成整整的花了他十四年的光陰，消耗了他大半的心力，這其間的艱難困苦可想而知，要不是具有超人一等的恆心與毅力，還能掌持得住，終底於成嗎？

當明帝永平十六年（西元七十二年），也就是班超開始出使西域的那一年，西域北道的龜茲國仗着匈奴作後盾，派兵去攻破疏勒國，殺了國王，另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於是，疏勒的國土被侵佔，國家的主權也喪失，這等於亡國的慘痛沉甸甸的壓在每一

個疏勒人的心頭。說來疏勒原也是西域北道的一個大國，怎能忍受這亡國的恥辱而不思奮起瀚雪呢！但是，疏勒在當時不僅已淪爲龜茲的屬國，而且已經降低到匈奴屬國的屬國，這就是說，牠直接的，表面的受着龜茲的控制；間接的，實際的還要受着匈奴的控制，要想解除這有力的雙重的桎梏，不要說疏勒自身沒有這樣能力，就是西域任何一國也可以說沒有這樣胆量，除非憑藉着一個能够與匈奴抗衡的泱泱大國，才能够有翻身的機會。

班超在未到疏勒以前，他就熟知疏勒國人的苦痛心理，他想這是最值得利用的時機，乘着他們追念故國的热情正達高潮之際會，只要做出一樁適應輿情的舉動，就能順利的將疏勒奪過來的。因此，他從小路趕到疏勒，在離兜題所居的槃橐城還有九十里地方停留下來，派手下的官吏名叫田慮的先去說疏勒來降，在田慮臨行之前，他叮囑道：「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這就是他深稔疏勒國人的

田慮既到疏勒，兜題看見他又沒有多少隨從，本身又是很文弱的模樣，心裏早已不在意，何況他自己完全是受匈奴的抬舉才做了疏勒王，豈能忘恩負義的去歸順漢朝，因此隨田慮怎樣說得好，他終是很倔強的沒有投降的意思。這個時候，田慮一看兜題的左右簡直沒有警備，他既不降正是下手的好機會，於是陡然的向前將兜題捉着並綑縛起來，左右的人看見這出人意外的動作都驚駭得四散奔走。班超得到田慮的報告馬上就趕到槃橐域，將所有的疏勒將吏全數召集起來，公開的宣佈龜茲的罪惡，並另立故王的姪子忠爲疏勒王。這是大順人心的舉措，疏勒國的人那一個不喜悅，那一個不額手稱慶呢！班超看見疏勒國人這樣的高興，心想這個國家總算是從匈奴手中奪過來了，還有龜茲國的國王也是匈奴所立的，也未嘗不可來一套異曲同工的妙計，將龜茲由匈奴手中再奪過來。因是，他想兜題不是一個很可以利用的人物嗎？他既是龜茲人，又在龜茲做過左候的大官，假若不殺他，放他回去，至少他會懷念大漢的威德，而頌揚宣傳的，這是極其自然的精神攻擊，無形中可以收穫很大的效果的，因此疏勒的新王和官吏們雖然都請求

殺掉兜題，可是班超拒絕了，毅然將兜題遣放回去。

正當班超降服了疏勒的時候，也正是北匈奴兵強馬壯滿想恢復過去的光榮的時候，牠看見當時的西域諸國漸漸的都在被漢朝染指，在南道方面不是鄯善與于闐都失掉了嗎？在北道方面車師王國被竇固的大兵征服了還不說，可惱的是苦心經營的疏勒，輕便的就被班超不損一兵，不折一矢的奪去了，這是多麼大的危機與威脅，還能容忍不發嗎？於是，在永平十八年（西元七十五年）春天北單于親自帶領兩萬鐵騎去將車師踏平了，並進兵去圍攻戊己校尉耿恭所駐守的金蒲城（今迪化），因為耿恭含辛茹苦的堅守，城是始終沒有攻下，可是，就在那年的冬天明帝駕崩，西域的焉耆危須尉犂等國趁着中國的大喪，就肆無忌憚的將都護陳睦攻殺。這時的班超真是孤立無援，那在鄰近伺機而動的龜茲豈能放過這個機會，於是聯合了姑墨國共同發兵來攻擊疏勒，班超就憑藉着一座孤城與少數的兵士不屈不撓能死守着，這樣的相持了一年多，樂業城還是屹立不動的飄揚着大漢的國旗。

章帝初卽位，鑒於都護陳陸的新被殺恐怕班超的勢孤境危不能應付，以致有失漢朝的聲威，因此發詔召回班超，當班超準備啓程的時候，疏勒全國的人都憂恐萬分，都尉黎弇甚至用刀自刎，在死前很沉痛的說：「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由此可見疏勒的人愛戴班超到甚麼程度，這是可以倖致的嗎？絕對不可能的。因爲人心就好比一池透澈的清水，雖然有時由於微風的吹動而起了一層漣漪，可是久而久之，漣漪可以反映出一個人的真面目來的。班超假若不是具有優秀的品格與良好的道德，還不能被他們誠破，又何能在危急存亡的時候，還能與他們賭生命共患難呢！假若要說是勢力的威迫，那時的班超僅僅只有三十六人，就說以一當十恐怕也不能發生威迫的作用，因爲光只疏勒國的精兵就有二千多人。所以歸根的說來，精神力量的感召是限大的，是無可比擬的。

假使我們說班超在「疏勒」的能得人心是由於在那裏兩年多彼此發生了感情的作用，並不純是班超本身的品德感化來的。那麼于闐國，班超在那裏並沒有好久，同時也沒

有經過共患難的歷程，爲什麼班超要歸國路過于闐的時候，所有王侯以下的人都號泣道：「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並互相拖着班超的馬腳不讓他走呢！我們看那純摯的言詞和熱情的動作，就知道班超的爲人的確是值得欽佩，從而感動了人們的內心，使他們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所以聽說他要走，大家就連哭帶拖的不讓他走，這種誠懇的出於真心的動作，就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也要動心，何況他是一個早立壯志要在異域立功的英雄，於是班超又打斷東歸的念頭，仍折返疏勒去。

當班超東歸離開疏勒的時候，疏勒的國人一方面感到失望，一方面又受奸人的播弄，沒有主見，便又歸降了龜茲，並與尉頭國連兵，以壯聲勢。等到班超重來疏勒，乃將播弄造反的人一一的捕殺，又一鼓作氣的進攻尉頭，殺了六百餘人，尉頭國降順。因是班超的威名又重振起來，接着就有許多在西域境內或境外的國家如拘彌（今已淪爲戈壁），莎車，月氏，烏孫（今伊犁境），康居等國都望風歸附，到此時爲止，他帶的兵還

上後來攻破的姑墨），附從的國家亦有五國，這真是歷史上以少服衆的先例。

上面所談到的，只是班超經營根據地的奠基工作，要說克竟全功的話，那自然還有不少艱苦的難關，這種難關統計起來共有三次，每一次都很驚險的才得解決，不過，那時他已得到生力軍的補充，不若前此的三十六人勢孤力微，毫無把握罷了。

第一次是在章帝的建初四年（西元七十九年）疏勒的都尉番辰連結莎車叛變，當時恰值漢廷派徐幹帶了一千自願從軍及緩刑的人來幫助他，班超率領他們去攻擊番辰，番辰大敗，斬殺千餘人。

第二次是在章帝的元和元年（西元八十四年）漢廷又派和恭帶兵八百人去投効班超，他看見實力日充，乃調集疏勒于闐的兵共同出擊莎車，莎車自審不能相敵，陰派使者到疏勒王忠那裏去疏通，並且選了許多珍寶以爲誘引的鈎餌，果然疏勒王見利忘義，悄悄的帶着兵跑回疏勒西邊的烏卽城，據堅自守。班超發覺了，乃改立疏勒的府丞成大爲疏勒王，並征集所有未反的人共同去申討，圍攻半年，康居國又派精兵來援救，班超心

想在這兩面應敵的情況下，烏卽城不惟不能破，恐怕自身的應付也很爲難，因此，就派使送了許多禮物給月氏國王，叫他告訴康居王不要援助這種叛逆的人，當時的月氏正與康居通婚，彼此是很親密的，月氏說的話當然康居是很容易接受，於是康居王將援兵撤回並將忠帶走了，烏卽城也告克服。

第三次也是最後的一次是在章帝章和元年（西元八十七年），疏勒前王忠向康居王借了兵，想做復國的工作，事先與龜茲國秘密商定一條詐降的計策，派人去見班超假說降順以測動靜，假若班超應允，那就來一個裏應外合將疏勒重取回來，可是班超的爲人是很精明的，他將計用計的滿口允許。這一心想復登王位的忠以爲奸計得售，心裏非常高興，輕騎簡從的就跑到班超營裏來。一看見營門口張燈結綵，又聽見營裏面鼓樂喧天，心裏再也不生疑慮，直到飲酒的時候，班超才令藏在帳內的兵出來將忠斬殺了。

自反叛的疏勒王忠被殺了以後，疏勒國才告大定，班超也才有餘力來從事他國的工作。

不是精力充沛的人，絕不能忍受這樣長久的磨折的，幸而班超有了早年從勤苦中鍛鍊出來的身體，到現在就變成建功立業的本錢了。所以，青年們要想成就偉大的事業，必定要有健壯的身體，西諺說：「健康爲事業成功之本」，的確是經驗之談。不過，我們又得知道，健康的身體，可以勝任勞苦的工作，固然是很重要；但若沒有豁達的胸襟，堅定的志氣，還是抵禦不住精神上的摧折的。試看班超在疏勒由於他的品德的偉大已經感服了很不少的人，由於他武略的優良抵當了龜茲姑墨等國的侵犯，這樣的表現應該使整個的疏勒人傾心悅服了，可是，誰想得到他一手扶植的疏勒王忠竟會被人引誘而倒戈，少數的疏勒人也會盲從的演出三次反側的把戲，這給他精神上是多麼沉重的打擊，不是胸襟寬宏的人，還能忍受得住嗎？不是有堅定的自信的人，還能有勇氣再磨練今後的工作嗎？但班超均能處之泰然，毫不牽掛在心，這就是他的偉大處，也就是他的成功處，說到此地，我們還可引用一段史實來作證明。

在章帝的元和三年（西元八十六年）漢廷因納班超的建議與烏孫國連絡，派衛侯李

邑護送烏孫使者回國並贈送國王以下許多禮物，李邑到于闐，恰逢龜茲國正攻疏勒，他胆怯不敢前進，但又怕違背朝命，因此就上書力陳西域不能平定的理由，並盛詆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毫無替國家立功的心思，他以為這動人的詞句定能使漢廷動心的，那麼他不是可以被召回國嗎？這真是損人而又不利於國家的毒計，當班超聽到了這個消息並沒有憤怒或不服氣，只是歎息道：「身非會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接着就將他的妻子遣走了，但是章帝是深知班超的耿耿孤忠的，所以反責備李邑道：「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一方面就飭令他到班超軍前去聽指揮，一方面並知會班超，若李邑可以在外面工作，就留他在軍前效命。照普通人看來，這真是給班超一個洩恨的好機會，但是班超不是這樣氣量狹小的人，待李邑到時他不惟不留難他，反叫他担任護送烏孫侍子到京師去的使命，當時他的僚屬徐幹就不瞭解他的用意，就問他道：「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可是班超却答道：「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

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這種光明磊落的行爲，寬宏大度的胸襟，以及不恤人言的自信，是一般人能够企及的嗎？由此，我們可以說，班超的豐功偉績絕對不是僥倖得來的，完全是他的完美的人格培植出來的果實。

八、以夷狄攻夷狄

我們翻開歷史看，自從漢武帝時發現西域以後，爲了與匈奴爭奪這塊戰略的要地，曾投下不少的心力，在外交方面可以說做了不少縱橫捭闔的把戲，但在軍事方面，却沒一次用堂堂之陣的大軍去掃蕩廓清的，這其中的原因我們想至少有下列三點：

第一、西域的國家大都是小國，以往雖從屬於匈奴，但對於漢朝並沒有形成一個有力的敵對的主體。

第二、西域裏面的小國位置既是星棋羅布，國情環境又彼此各別，不諳地理，不習國情的漢朝大軍可說無用武之地。

第三、到西域的路途已經遼遠，兼以關山重重，沙漠千里，使大軍的行軍與接濟都有無窮的困難。

有了上面三點原因，所以漢朝對於西域不想用大軍去征伐，以免徒勞無功，但是西

域又是必爭之地，難道就憑一介之使，或駐屯的三五百人兵丁就可克竟全功嗎？那是絕不可能的，因為（一）西域雖多小國，但都有上千上萬的精兵，（二）這些國家的文化水準較低，有時必須「畏威」才能「懷德」，（三）匈奴的勢力在那裏根深蒂固，很自然的成爲他們精神上實際上的聲援與支柱，由於這幾樁理由我們又可以說，當時的漢朝要對西域使用大軍既不可能，要不用相當的兵力也不可以，因此，最理想的辦法自然是惟一無二的「以夷狄攻夷狄」的方略了。

當班超初次平定疏勒以後，在他心目中念念不忘的是幾度進攻疏勒，使他嬰守孤城，幾折大漢聲威的龜茲姑墨兩國。龜茲國因爲有匈奴作後盾，小國充爪牙，勢力相當的強大，自然一時不易折服，但姑墨國雖然有四千多名兵，因爲與已降的尉頭國接壤軍事交通甚爲方便，同時歸順的國家已經可以調動兵來協助。於是他便第一次使用「以夷狄攻夷狄」的方策來征伐姑墨國了。在他重返疏勒的第二年即章帝建初三年（西元七十八年），他召集疏勒，于闐，康居，拘彌四國的兵共一萬人去從征，結果姑墨國的石城被

攻破，斬殺七百多人，由於這一次的成功，他更明確的認定要奠定今後的西域，非用「以夷狄攻夷狄」的辦法不可，尤其是倔強的龜茲，更非此不能將她屈服。但是要利用「以夷狄攻夷狄」，自身起碼也得有相當的力量，一方面可以壯壯聲威，一方面可以應變非常，單只三十六人實在太少了，不要說參加戰鬥，就是專門負責監軍督戰也不可能。

因此他在上章帝的請兵疏裏，就正式的提出了『以夷狄攻夷狄』的辦法，他的原疏如左：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禦匈奴，西使外國，善于闐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率伍小吏，實願從谷吉（長安人，元帝時使送郅支單于侍子返國，爲郅支所殺）致命絕域，庶幾張焉，棄身曠野（張焉在武帝時使月氏，爲匈奴所困，留閉十餘載，後逃走大宛，途中射鳥獸爲食）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歲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甘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

貢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倚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善問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勳，薦助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他這篇奏疏的價值不在分析西藏情況的透澈，而在了解當前的西域真像後，能够提出一個切中事理的對策——「以夷狄攻夷狄」這個對策的好處不僅在能够解決漢廷對西域的大難題「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同時可使西域國家間舊有的紐帶不解而自解，絕不能陽奉陰違的暗地勾結，成朝秦暮楚的反側無常。因爲要能達到「以夷狄攻夷狄」

的目標，必須有能够執行與貫徹的軍令，這就是說，對於西域不僅只是一貫的羈縻，還要有調兵遣將的權力。有了這權力，這個國家本身就直接在指揮之下，再沒有回旋活動的餘地。所以章帝看了這篇奏疏後就知道他必定能够成功的。

當班超重返疏勒部署攻茲的軍事計劃時，那原來已經內附的莎車國以爲漢廷召班超回去，漢兵絕不能再踐履於西域，因是又降服於龜茲。班超爲了先平定這反側的國家以立威信起見，又將直接進攻龜茲的軍事行動，暫時擱置下來，調集了于闐等國的兵共二萬五千人去攻擊莎車，殊不知龜茲國對於這新附的莎車國非常重視，不願再蹈失去疏勒的覆轍，也遣派了一員大將帶領溫宿姑墨尉頭幾國的兵合共五萬人來赴援，在這兵力相差一倍的情況下，處境自然很危殆的，班超乃召集他所有的將校及于闐王來營開軍事會議，他說：「今兵少不敵，共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自稱之辭，彼時超已由軍司馬擢升爲將兵長史）亦於此時歸，可須夜鼓聲而發。」他當場宣佈這撤兵的計劃後，就將捉來的俘虜放鬆看管，讓他們自行逃走，這些俘虜回去報告了，龜茲王大喜

過望，決定親自帶領一萬騎兵到西邊去攔截班超，派溫宿王帶領八千騎兵到東邊去邀擊于闐，他以為這樣的佈置定可使班超與于闐首尾不能相顧，還怕不能一舉成功嗎？可是班超早已成竹在胸，因為這原是他佈下的網羅，讓他們目已來鑽投的。等到龜茲王與溫宿王都離營出發了，班超就暗地知會他的部屬於鷄鳴時帶兵直搗莎車國的營壘，這「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拂曉攻擊，好像狂飈迅雷般的突然來臨，使那些胡兵們驚惶得手足無所措，還來得及起來抵抗，保持陣地嗎？自然是狼奔豕突的四散奔走了，結果被追殺了五千餘人，擄獲得的馬畜財物不知其數。在這種大敗之餘潰不成軍的時候，莎車國只好伏地請降，龜茲，溫宿，姑墨，尉頭等國也只好垂頭喪氣的帶着殘兵各自退回本國去了，由於這一役的成功，班超的威名傳遍整個的西域，同時，他的以「夷狄攻夷狄」的方略又得到一次更偉大的實踐的證明。

自從莎車國降順了之後，班超心想僅有龜茲國是他成功的途中唯一的障礙了，因為她是西域中最強的國家，也是興風作浪的禍首，假若平定了她，則西域開通的全功可

說得了百分之九十，所以他在上請兵疏裏會說過：「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因是，在未發動攻莎車戰役之前，他爲了多連絡與國，增強實力起見，又上書請漢廷派使與烏孫國連絡，其言曰：

「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招使慰與共合力」

漢廷是採納了，並派使互相往還，聯絡烏孫國成功了，正可以作進攻龜茲的部署了，可是就發生了疏勒的反叛，興兵連年，才得救平，這回莎車也算平定了，正可以再從事征討龜茲的工作，以償宿願了，可是又發生一樁意外的與月氏國交兵的戰役。

本來月氏與漢朝的關係是很良好的，明帝時竇固出擊車師國，她就曾經派得有兵去協助，現在她以爲有功於漢朝，就藉進貢珍寶及符拔獅子等物之便請求漢公主下嫁。當這個使者來與班超接洽時，他一口就回絕了，因爲這種和親政策本來是漢高帝一時權宜的辦法，借此來維繫匈奴的，但無疑地是一種有辱國體的舉動，凡是愛國有志之士對於

這種辦法無不痛心疾首的，不過，匈奴在當時是足以威脅漢朝生存的勁敵，就是忍辱的實行，那還情有可原。現在的月氏雖說有功漢朝，但就國勢及地位說，究不能與匈奴相提並論，怎樣還可再開一回恥辱的先例，就是稍明事理的人也要拒絕的，何況忠心耿耿有爲有守的班超，自然是不能接受了。因此月氏國王頗爲怨恨，遂於和帝永元二年（西元九十年）派他的副王謝將兵七萬人來攻班超，當時班超手下的將官們見到這樣多的兵，相形之下，不免驚恐，但是班超毫不爲所動並且曉諭他的官兵道，「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被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這種堅壁清野的辦法是針對勞師遠征者最好的戰略，譬如月氏國的七萬大兵一天不知道要消耗多少糧食，完全自己攜帶嗎？在當時的運輸情形之下，絕對不可能，因爲蔥嶺，涉沙漠已經够苦了，豈能多運物資？但是軍中是一日不能沒有糧食的，那要怎樣辦呢？最普遍的辦法自然是向附近的民間收括了，現在班超既然將附近民間的穀物通通收藏起來，那就使月氏的大兵連這唯一的辦法也行不通了。記得俄國有一個名將會經說

過這樣兩句話，即「軍隊的組織，先自胃腑始」，反面說來，就是肚子不裝飽，不惟不能作戰，甚至軍隊的組織也要解體的。

不久，月氏的七萬兵在攻又攻不下，四處抄掠糧食又無所得的時候，軍心動搖了，班超特度他們必定在不得已之中要向龜茲求救援的，因此就派兵數百在通龜茲的東邊大道上埋伏着，果然月氏的使者帶了不少送龜茲的禮物經過此地，遂被伏兵攔擊殺盡，並將使者的頭割下來送給副王謝。謝大驚，馬上派使來請罪，只求生還，班超當即應允了，由是月氏國大爲震動，願意年年進貢。

由於月氏國的再度歸順，整個西域的國家都震懼着了，就是素稱強霸的龜茲，看見大勢所趨，也就於和帝永元三年（西元九十一年）率領始墨，溫宿兩國自動的請降，班超爲着泯除亂苗計，乃設法迫使龜茲王尤利多去位，送到長安去居住，並立在漢朝多年的侍子白霸爲王，自身駐節龜茲，以便監督，另由徐幹分駐疏勒，互爲犄角之勢。於是西域總算大抵平定了，僅有焉耆，危須，尉犁三國因爲以前攻殺都護陳睦，迄今仍恐不

能寬宥，不敢貿然歸順。

在永元六年（西元九十四年）的秋天，班超發動龜茲鄯善等八個國家的兵共七萬人及吏士等一千四百人去討伐焉耆危須尉犁等三國，當這浩浩蕩蕩的隊伍到達尉犁國界的時候，他先派使去曉諭道：「都護（班超是時已升爲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酋長之類的稱呼）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於是焉耆王廣派匈奴的侍子在焉耆國充任左將的北韃支殺牛備酒來迎接，見面之後，班超就聲色俱厲的責備左韃支道：「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這時班超左右的人都勸他殺掉左韃支以絕後患，可是他想這是投鼠忌器的辦法，很不適宜的，因此答復他的左右道：「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所以還是重加賞賜讓他回，焉耆王廣遂率領他的酋長們共同到尉犁來迎接，並奉獻了許多珍物。

焉耆王的到尉犁來迎接班超，不過是迫於威力，不得不作表面上的應付，實際上

還是心懷二志的，所以當他由尉犁回國以後，就將他國內最險要的葦橋拆毀，他心想斷了這唯一的橋樑，漢兵豈能飛渡，既不能飛渡，那就不能侵入他的國境，換句話說，那就不能奈何他，也就不能使他伏地請降了。殊不知漢兵竟泅水偷渡了這湍急的河流，離焉耆的都城二十里，紮營於一片大草原之上，於是焉耆王非常的驚恐，他萬想不到真會有飛將軍從天而降這回事的，在這驚恐不能對敵的情勢下，他想將國內的人民都遷徙到山裏去以圖自保，這個消息由焉耆的左侯元孟遣人到班超那裏去告密，但班超故意表示不相信，並將來使也斬掉，以滅其口。接着就訂期召集三國的國王來開會，同時擴大宣傳屆時將有重重的賞賜，這宣傳果然收到預期的成效，在開會的那天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嚙支等一共有三十人都紛紛的來到。只有焉耆國的丞相腹久等十七人仍然恐被禍逃亡，還有危須王也沒有出席，正當大家坐定要開會的時候，班超很發怒的追問焉耆王道：「危須主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於是也不待焉耆王的答覆，遂將開會的這一批人通過網縛起來，並送到前都護陳睦被害的地方斬首了，另立密通消息的左侯元孟

爲焉耆王。

自從焉耆國被蕩平了以後，所有西域的五十餘國無不紛紛請求內附，班超平定西域的大功到現在才算全部完成。

我們綜觀他經營西域的整個歷程，撇開他個人因智因勇的成功處不談，就政略上來說，最得力於「以夷狄攻夷狄」的策略，現在我們分爲在西域方面與在漢朝方面兩點來加以檢討：

在西域方面，因爲內部國家的衆多，國情的歧異，以及立場的不同，最容易因勢利用，譬如于闐國就差不多成爲班超的有力的臂助，幾乎是無役不參加的，其他如鄯善，疏勒，龜茲等國也都參加一役二役不等，總而言之，凡是降服的國家他都利用了他們的兵員來參戰的，不特此也，就是未被他降服的國家如烏孫國，他也盡了聯絡的能事，在必要時也可調動他的兵來增加實力，這種政策實行之後，在西域內部至少產生了兩種後果：第一是國與國間彼此累積了許多新仇舊恨，一時不容易泯除得悼，如疏勒與龜茲就

爭戰了無數的次數；第二是不能再集成一個堅強的集團，來替匈奴作爪牙，我們只要看班超平定後的西域，終漢之世，雖然也有叛變，但總是先後參差，步驟不齊，只要漢兵一出，馬上就有許多國家先行歸順，絕不像在班超經營西域以前一致的爲匈奴效命了。

在漢朝方面，因爲傳統的尊重黃老的政術，養成一般無爲而治的風尚，所以對於勞師遠征去經營邊陲這種事，認爲是利少害多的，何況西域究與匈奴不同，並不能直接威脅漢朝的社稷，同時路途相隔又這樣遙遠，行軍是多麼的艱難，加以被稱爲治績可以媲美文景的明章二帝素來是關心民間疾苦的，因此要用大兵去出征西域頗爲情勢所不許，但對西域就此奴棄了嗎？又不然，因爲西域不戡定，那世仇的匈奴總是難於削平，於是「夷狄攻夷狄」的辦法是最理想的途徑，牠既可以祛除上面所顧及的困難和障礙，又可以得到有保證的人地相熟的實效，漢廷自所樂爲。所以在南單于後來又請朝見的時候，耿秉也曾上書說過：「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可見當時

朝論的一斑，現在班超拿來實用於西域，自然可以內洽輿情，外適環境了。

九、定遠功成及其歸去

我們曾經一再的說過，平定西域是達成削弱匈奴的手段，現在我們就要拿事實來證實這句話的正確性。

當班超在西域取得了最合式的根據地——疏勒——以後，北匈奴也就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難於振作起來了，於是內憂外患都相繼而起，在國內造成衆叛親離的場面，在國外發生了「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的危局。到了班超降服莎車威震西域的那一年，鮮卑國竟進兵攻擊北匈奴，大破其衆，斬殺了優留單于，國內發生空前未有的騷亂。頂着漢廷就派征西將軍耿秉與車騎將軍竇憲帶領南匈奴單于的兵北伐，北匈奴大敗，單于遁走，收降二十餘萬人，並在燕然山上刻石紀功，以表彰漢朝的威德。第二年竇憲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再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或曰阿爾泰山）又大打勝仗，北單于狼狽敗走，不知所在，自此以後，匈奴就是死灰復燃

，也不能算爲漢朝的勁敵了。

由前面簡略的對比看來，當班超還沒有大定西域的時候，其影響所及已使匈奴國勢陵夷，不絕如縷，待到西域五十餘國悉數內屬，遠在海濱四千里外的條支（今阿拉伯地）安息等國也都藉通譯來貢獻，漢朝的聲威可說如火如荼，北匈奴還能當其鋒嗎？就說不士崩瓦解，至少也要龜縮不前，削弱匈奴的目的總算如願以償。

此外，班超完成平定西域這一項工作，除武功而外，駕駛部下與對待夷人之有方，也是值得追述的，試想想他初次帶領的僅有三十六人，還可說是容易部勒就範，聽從一人的指揮，可是後來徐幹帶來了一千多人，和恭又帶來八百多人，總共差不多有二千人，而這二千人中不是未受嚴格訓練的士兵，就是緩其刑罰使來補邊的囚徒，要駕駛他們，指使他們已非易事，何況在遠處數千里外的絕域要使他們拋性命，賭生死於俄頃，這自然是難上加難。再說綏定西域也不是輕便的事，處置偶一不當，就會變生肘腋，不知死所的，現在我們引用漢廷封侯的詔書，來證明他的功績的偉大；再舉一段他離去西域

後的史實，來表明他成功的不易。茲分述如下：

漢朝的詔書是：

「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萌，嬰羅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廓。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闐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綢宿恥，以報將士之仇。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視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這封詔書的內容雖頗簡短，但很能提綱挈領的將重點提示出來：開頭它就指出匈奴佔領西域後侵擾邊境的往事，強調西域的重要性；其次特別敘出都護陳睦被殺的經過，以表明後來班超瀚雪宿恥的功勳；最後一段純是班超經營西域的總評，可以說讚揚備致

，所謂「改立其王，而綏其人」，這已是難能可貴的表現，還要「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這真是千古以來經營邊疆最大的成就，封侯的殊榮，他確是當之而無愧。

班超的後任是曾擊破匈奴有功的任尙，當他們尙辦交代的時候，任尙就請教班超道：「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班超答覆道：「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徒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任尙聽見後並不以為然，曾告訴他的親信道：「我以班君常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果然不出班超所料，不到數年，西域反叛頻仍，任尙被科罪徵還。

我們看這一段史實，就指明班超在當時馭下安邊的不容易，單就他所說的寥寥數十個字來講，不是有高尙的品格，深湛的修養，難以應用裕如的。因為相處的人是桀驁不

馴之輩，安撫的人是「難養易敗」的蠻夷，除了用品德來薰陶，修養來涵濡，還有甚麼方法可以奏效。就是照現代的眼光看來，要綏集邊疆，招徠遠人也只有用忠恕之道去啓發他們的內心，比較使用顯赫的武力去鎮攝來得澈底和永久。所以，孔子說的「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這幾句話，到現在仍不失爲邊疆政策中的金科玉律。任尙是一個無修養的人，性質躁急，不能容物，拿他來担任這艱鉅的工作殊不適宜，無怪他聽見莊超的經驗之談，反認爲平淡無奇了。其實，單只「蕩佚簡易」四個字已經是很難做到恰切適當的，因爲所謂蕩佚並不是一味的放縱，簡易並不是無可無不可的隨便，兩者都應該有一個界限不能逾越的，要不然這些人就完全成爲烏合之衆，還有甚麼上下之分，層級之別，還能驅赴疆場指揮裕如嗎？再就「寬小過，總大綱」來說，也是難於分辨和處置適宜的，何者是小過，何者是大綱，不是深明大理，細心思考的人，很不容易認清涇渭，把握得體，尤其是智識關昧的西域國人，更應該以寬恕之道來感化，來轉移，絕不能明察秋毫的斤斤計較。上面所談，固然僅止於術，但修身條件不夠的人

，休想來體會。來實行，班超幼年在學術的家庭裏早就有所領悟與修持，後來在西域立功也無處不表現他品德的偉大處，在這風行草偃的環境下，他還是以寬大爲懷的態度來治理他們，自然是有不能磨滅的理由在。可惜，任尙不悟，終致債事。

班超的功成名就，卒償早年萬里封侯的志願，前面已敘述得很多了，現在再談一談他歸國的情形，以作尾聲。

在永元十二年（西元一〇〇年）即平定西域的第六年，班超感到光陰催人，白髮盈巔，再也不能負擔這沉重的工作了。雖說彼時的西域已經是風平浪靜，闔境無驚，可是自己究竟是六十九歲的高齡，揮戈馳馬也難得心應手，同時西域又有這樣奇怪的貴壯賤老之風尚：年壯的人可以得到很肥美的饒肴，年老的人僅能吃餘下多的殘湯廢菜。假若他們也同樣的以輕視的眼光來對付，那就禍起不測，防不勝防，因此爲着保持漢朝的威名，爲着保全這千辛萬苦得到的西域，班超是不得不告退了，我們看他那封告退疏是多麼的合情合理，他說：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弱，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此，令勇目見中土。」

本來，一個身處絕域將近三十年的人，豈有不懷念國家，思歸故土的，不過：就他這封奏疏裏看來，他也不只是全爲私情，同時也爲着國家的威信，因爲在這風前燭瓦上霜的年紀，生死是不可測的，萬一死在西域，那影響就太大了，彼時接替的人既沒有，瓜代的人也沒有。這環境複雜，朝秦暮楚的西域，還能保持得住嗎？所以三年後他的胞妹班昭也上書請召超回，內中就提到：「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又說：「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廷，使國永無勞

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同樣的，她也有見於此，並不是純爲手足的私情，果然在剛被召還的那一年（永元十四年——西元一〇二年）班超就以胸脅病長逝了。

總計他的一生，早年有萬里封侯的壯志，晚年有生入玉門的願望，結果，都各別的如願以償，在歷史上說來，他可算是全始全終的一人了！

十 功業的評價

「立德，立言，立功」，古稱三不朽，班氏一門可說兼而有之。就立德說，班彪是端正不苟，識主從之別，知天人之分的君子，所以他雖處在中原板蕩的時期，遇着妄圖非分的隗囂，他還是據理力諫以義自持，後來跟隨光武，「仕不急進，貞不違人」，純然是謙謙儒者的風度。這種爲人處世的作風很够上立德的條件。就立言說：班固是史學「比良遷董（司馬遷，董狐）」，「文筆兼麗卿雲（司馬長卿，揚子雲）」的歷史學家，他著的漢書千古傳誦已成爲史書中的寶典，自然可受立言之名而無愧。就立功說：班超獻身絕域，捍禦強敵，間接解除漢朝三百年來的大患，爲國家爭取無上的光榮，當然是達到立功的極境。

由上面的說法看來，班家父子兄弟均可說各有造詣，各有成就，均是值得讚頌的，不過，在當時漢朝正是邊圉多警，恥恨重重亟待發奮圖強一振大漢聲威的際會，對於這

出死入生，馳騁沙場的戰士來得更需要，更可貴。所以班超的聲名更爲嘹亮與煊赫，使他不僅是光耀門楣的克家令子，而且是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在現在也正是國家大難未已急需力求復興的大時代，我們對於這披堅執銳，奠定邊疆的一代偉人尤有無限的懷思和景仰！對於他一生成就的事功值得來一回新的評價。

1. 智識青年從軍的楷模

班超生在纒纓世冑的宦室，長於學術氣氛濃厚的家庭，照一般的恆情說，自然他可以奔營仕途，要不然也可以皓首窮經做一個知名的學者了。可是，他是一個愛國家甚於愛官職的青年，他滿腔的熱血，堅壯的身體不願在案牘之間消蝕了，所以他從早年就立下立功異域的志向，壯年就投筆從戎走上他光明的前途，後來終於建功立業，完成最初的願望。他的這一段成功史不僅值得我們頌揚，實在值得我們取法，尤其是現在抗戰八年勝利在望正待建軍經武力圖反攻的大時代，我有志有爲的智識青年們，還能辜負自己的身手，放過這樣千古難逢的好時機嗎？在後漢書班超的論評裏就有這樣一段話：

「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才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胆，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勸助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現在國家需要的就是「發憤張胆」的志士來替國家爭獨立，爲民族爭生存，這種時代的意義遠較班超所逢的時代來得重大。我們的青年假使個個都立定請纓殺敵的志向，那在我國的歷史上就不讓班超專美於前，說不定就有十百千萬的班超光耀于後。這劃時代的歷史使命，目前已降臨在我們的雙肩，難道我中華民族的兒女們，就不克負荷嗎？

遭逢着國家需要的大時代，固然千載難得，尤其現在有英明的領袖領導於上，更是百世不易求。我們看班超的立功經歷就可知道明章二帝確是有爲的英主，要不然恐怕不是這樣順利完成的，在明朝張溥所著的歷代史論上就有這樣一段評語：

「傅介子之誅樓蘭王安歸，馮奉世之誅莎車王呼屠微，陳湯甘延壽之誅匈奴郅支單于，皆威行絕塞，世莫比烈；惟東漢明章之際，班超誓定西域，稱同功焉，：

……班貧困儲書，其志常慕傅介子張騫，既使西域，誅虜使而鄣善服，戮巫者而于闐定，決機旦夕之間，而其後五十餘國，海濱四千里外悉納質貢獻。信哉，功以斷成，惟忠臣善謀，惟明主善斷也。」

現在我們有的是英明果斷的領袖，凡是有志有爲的青年只要奮起圖功，莫有不被識拔的，所以自從號召十萬智識青年從軍運動以來，全國風起雲湧，如火如荼，蔚爲歷史上的佳話。凡我智識青年都應該效法班超投筆從戎的行爲，趕快自動請纓，否則時機逝去，「徒白少年頭」，追悔何及！

2. 孤軍奮鬥的勇士

在我國歷史上率領大軍威行邊徼的人，代代皆有，但像班超以少數的人，即能橫行西域，建立殊勛，實在史無前例，清趙翼著的廿二史劄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自漢武擊匈奴，通西域，徼外諸國無不懾漢威，是時漢之兵力實強……此可見兵威之足以懾服諸外夷也。而其時奉使者亦皆有胆決策略，往往以單車使者斬名

王，定屬國於萬里之外……東漢趙班爲假司馬，使西域……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內屬，此班氏之功更優於西漢諸人也。」

照他的說法班超的功績比西漢的許多名將還顯赫得多；因爲他既沒有大軍的憑藉，更不止是來一套斬名王的作爲就罷休，他的目的是要平定整個的西域，減削匈奴的力量，而又僅靠少數的兵力來週旋，於是就演成孤軍奮鬥的局面。我們清算一下他的成功紀錄，就可發現在初期他以三十六人就平定了鄯善，于闐、疏勒、尉頭、姑墨五國，聞風歸附的也有拘彌、莎車、月氏、康居、烏孫五國，後來漢廷雖一再派兵協助，兩次不過一千八百人，和西域任何一國的兵額比較都是趕不上的，所以還是孤軍奮鬥的情景，但西域的五十餘國終於歸附，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工作，不是有大智大勇的人能够做得到嗎？無怪趙氏要稱他的功業優於西漢諸人了。

其實班超的功業不僅比漢代諸人爲強，就是在世界史上像他這樣一支孤軍造成偉大後果的人也屬稀有，在梁啓超所著的張博望班定遠合傳中，對於班超就有一段備致欽仰

的話：

「古今東西之豪傑，其功名煊赫，駭耀於歷史上者，不一其人，不一其途，若夫以冒險無畏之精神，百折不撓之魄力，孤身去祖國數千萬里，撻四面之敵，而指揮若定，以建大功者，吾於英吉利滅印度之役得兩人焉；曰克雷飛，曰哈士了斯，克雷飛東印度公司之書記，後被舉爲將，統英兵九百，士兵千五百，乘敵不意，攻孟加拉，走其王，據其地，英之有力於印，實自茲役始。克雷飛死，哈士了斯襲其任，專以機謀捍闔定大業……今英之有印度，皆此二傑之力爲之也。吾讀其傳記，愕焉貽焉，歌舞焉，竊欲吾祖國安得有若如人者，以爲國史光也。吾讀後漢書，吾乃知我二千年前之先民，有以一身而兼克哈二傑之所長；且其地位更危，其憑藉更薄，而所成就竟與彼相埒者。於戲！斯真千古之快男兒，斯真世界之大英雄，斯何人？斯卽班侯是已。」

現值河山未復強敵待摧的時會，我們就應該效法這臨險不懼，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

去反攻倭寇，去收復失土，在抗戰八年中，我們就發現不少這樣精神的表現，例如上海四行孤軍的奮鬥，寶山全營的犧牲，衡陽四十七天的苦守，都可謂我國傳統精神孕育出來的成果，今後我們更需要發揚光大，在反攻的歷程來作偉大的表現。

3. 立功邊疆的典型人物

安定邊疆，向來是一個極複雜極不容易奏功的問題，因為邊疆的種族衆多，文化低落，加以關山險阻，長途迢迢，要一味施恩則易養成他們的驕縱；要一味用兵則遠道行軍已不勝其苦，飛芻輓粟尤不勝其勞，因此，在歷史上能够做到安定邊疆工作是頗不容易的一樁事，但是班超就完成了這一樁歷史上不容易的工作，我們細釋他成功的原因，就知道他是善於應用威與德兩種工具，使強頑的人畏威，使善良的人懷德，所以能做到西域五十餘國悉屬內附的局面，近代陳石遺著的通鑑紀事本末講義中就有這樣一段話：

「……且超馭夷之略實有足多者，非尋常僥倖者比也。故於鄯善則殺其虜使，

於于闐則誅其神巫，於龜茲則縛兜題而不殺，於疏勒則詐降而偽許，於尉頭則擊殺

六百餘人，於姑墨則攻破石城斬首七百級，或使不測而破胆，或示威德以籠絡……非徒恃三十六人能橫行西域也。」

從他這段話我們固然可以明瞭班超成功的大概，不過他所說的只是講戰爭攻取中威德並用，而沒有涉及到平時治理的辦法。我們覺得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並不是全部時間都花費在戎馬生活當中，甚至可以說大部的時間還是用之於鎮撫輯綏的工作，換言之，立威僅止是一時的畏服，懷德才是長久的歸順，因之，他是對後者下了一番很大的工夫的，我們看他臨別時對任尙說的那一席話，就可證明他的用心處與成功處。

現在我國邊疆的情形，因時代的推移，自然大不相同，但是用誠來感化，用德來懷柔，還是邊疆政策中的主幹，還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上面三段是班超一生中的最成功處，就是在一千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是有高山仰止之思。因為國家的生存是永恆的，那麼爭取國家生存的人就是不朽的。現在正是國家的生存需要爭取的時代，青年們，爲要建立這千秋不朽的功業，能不懂憬着班超的作爲

而投袂奮起！我們知道，國家固然需要我們，可是我們更需要國家，這種爲國爲己的偉大責任，就是我們這一代青年的神聖而偉大的義務，我們要趕快挺起胸膛，披上戎裝，
擔當責任，來完成使命！

